



云南亚洲象，一路逛吃逛；
北京黄鼠狼，吓得人喊娘；
南京和杭州，野猪到处闯……

在这份野生动物进城的 list 里，“住”进上海至少 150 个小区的貉用实力表示，必须拥有姓名。

上海野生动物之王，差不多和狗一样大吧

星期日周刊记者 韩小妮



(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
“上海市民生活指南”：SHerLife)

1

上海“貉聚变”的新闻，各位上海市民应该多少都有所耳闻。近两年，野生貉在上海数量激增，甚至给一些小区造成了困扰。

不过，你真的认识貉吗？就说它的名字，有多少人能读对吧？

此刻在心里把“貉”默念成lu ■、g ■、h ■的朋友，根据我们的小范围调查，恭喜你并不孤单。不过它的正确读音应该是h ■。

那么，貉（h ■）到底长什么样呢？

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王放第一次看到貉时，脑子里闪过了这样的念头：原来貉有点像卸了妆的浣熊；它的大黑鼻头是不是从狗獾那里偷的？

再仔细观察，他发现貉实在是个“四不像”。它的侧脸像狐狸，正脸像狗，在草丛之中钻来钻去的身影又仿佛是狗獾、豪猪和刺猬的组合。

这个让他难忘的与貉的初次邂逅发生在201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。当时即将来上海工作的他，在网上到处寻找有关野生貉在上海的情况，由此结识了位育中学快要退休的生物教师姜雁风。

姜老师家住闵行梅陇的华唐苑。小区楼房的底层被垫高，有个不到1米高的夹层，用来通风、防止积水。

有一天，他从自家3层楼的阳台往下看，偶然看到了一群奇怪的小动物在夹层的洞口进进出出。

出于本职工作带来的好奇，姜老师拍摄了照片，查阅了资料，发现自己看到的是貉。他也试着给别人讲貉的故事，但是感兴趣的人并没

有那么多。

正是在姜老师的帮助下，王放在华唐苑第一次看到了野生貉。

初次见面，短短十秒钟以后，他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：教科书上围绕貉写的东西是不准确的。

“以前查资料的时候，关于貉最常用的形容词是胆小和怯懦。”他说。

然而他看到的是两只幼年的貉，大约一岁多的样子，它们从洞口把脑袋探出来看外面，没有表现出一点害怕和紧张，姿态非常放松和自然。

“如果貉有什么关键词的话，可能是谨慎。另外，它有很强烈的好奇心。”王放说。

之后，他又接连去了几次华唐苑。在第三次去的时候，已经有小貉认识他了。

“有只小貉在前面觅食、找水喝、捉昆虫，我在后面跟着，保持一定距离。它有了一个判断：这个人是没有威胁的。”

半个多小时以后，小貉的举动让王放有些出乎意料。“它主动跑到我跟前来，研究我的鞋带，看我的头灯。”

此前，王放曾经先后工作过的物种包括川金丝猴、大熊猫、黑熊、羚牛等等。“那些野生动物都是爬山爬几年，可能才有五秒十秒的时间匆匆忙忙看一眼。”

“没想到在我们国家研究野生动物，还可以在城里里面，在两三米的近距离范围内互看，甚至还有交流。”他说。

“我发现貉这个动物学习能力好强，适应速度比我想象的迅速得多。”

有趣的是，浣熊的英文名叫raccoon。而貉因为长相和浣熊略有相似，英文名叫raccoon dog，直译过来是“浣熊狗”。

不过，两者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。

顾名思义，浣熊是浣熊科动物。而貉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犬科动物，也是犬科貉属现存的唯一物种。

在王放看来，这两种动物都带有让人一目了然的原产地特色。

“原产美洲的浣熊更像是一个可爱中透着无赖、真诚中透着猥琐的大毛绒玩具；而在东亚土生土长的貉身上，则保留了更多的野兽模样，敏感、机警而又着怯。”

2

2

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大师高畑勋创作过一部经典动画片《百变狸猫》（又称“平成狸合战”），主角就是貉。

在日本文化中，貉被称作“狸”（有时被误译作“狸猫”），是传说中会变身的动物，在《阴阳师》、《动物之森》等游戏中也有出现。

《百变狸猫》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京郊外多摩地区的城市开发为背景，讲述了一群快乐的貉因为人类不断兴建住宅区而面临生存危机。为了保卫家园，它们施展出了神奇的变身术来驱赶人类。

只不过貉有许多亚种。动画片中刻画的貉，是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亚种。而在上海的貉，根据上海动物园专家徐正强博士对40多个小区样本所做的DNA分析，均为土生土长的指名亚种。

王放和他的团队在观察中发现，传说中的貉“变身”，真真切切发生在了上海：在青浦的一个小区旁边有河，貉会变成游泳健将，钻到水里捞鱼摸虾，还吃掉了一些小区投放在池塘里的鳊鲤。

金山的貉栖息地旁边有不少丘陵灌丛，貉在那里展示出了掘土、跳跃和捕捉青蛙的技巧；在松江的一个别墅区，貉变得像陀螺一样，用嘴叼住草根，身体很努力地转圈，把草连根拔起——因为这里的草根汁水丰富，含有糖分，营养含量比较高；而到了浦东和闵行的城市环境，它们又迅速掌握了小区和公路的设计，吃垃圾、捡猫粮，在人类世界的夹缝之中繁衍生息。

不仅如此，貉还很“聪明”。

2019年10月，王放和团队曾经尝试过在夜间捕捉貉，给它们戴上GPS项圈。

用来捉貉的笼子里有个踏板，貉只要踩到它就会触发机关。为了引貉出动，他们先后在笼子里放了小螃蟹、小龙虾、鱼、羊肉串、鸡翅、面包虫、猫粮、狗粮等诱饵。

从晚上9点到凌晨1点，通过监控，他们发现貉会先仔细观察笼子，然后身体尽可能往笼子里探，把所有能安全吃到的食物吃完，但就是不踩那个踏板。

团队前后去了四五次，持续接近两周的捕获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要知道，王放曾经在北美用同样的笼子先

后捕捉过狐狸、水獭、浣熊，甚至不小心捉到过负鼠，“一个晚上能捉七八只”。

“我发现我们中国的动物好聪明。”他说，“也许是因为华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很多的地方，它们已经习惯了跟人斗智斗勇。”

这两年，王放等人又发现，每个小区的貉“文化程度”似乎不大一样。

“最初我们捉不到貉的小区，现在用笼子还是捉不到，得用弹射网。但还有一些小区的貉就呆一点，会往笼子里闯。”王放说，“它们好像有不同的传统、生存能力。”

“每个区域的貉有特别大的不同，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摸清楚。但是整体来看，成年貉会更聪明也更‘见多识广’一些。”

3

动画片《百变狸猫》的结尾美丽而忧伤：貉们虽然奋力使出种种解数，最终还是没能阻挡人类。貉失去了家园，数量日渐稀少。

高畑勋可能都想不到，在上海，人与貉的故事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续篇：貉在城市环境中重新找到了栖息空间，近两年数量出现了快速增长。

翻阅媒体关于貉的报道，会发现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，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上海经历了从郊区包围城市，从“罕见”到“局部泛滥”的过程。

1997—1999年，上海市农林局曾经开展过一次上海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，仅在南汇、奉贤这些当时的郊区地区发现了貉的踪影。

2000年，上海自然博物馆发布了一份《上海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与维护》报告，记者报道时称，豹猫、猪獾、貉等中型动物“在本市已相当罕见”。

进入新世纪的前十年，偶有关于貉的新闻见于报端，大都是因为市民目击到“小怪物”不认识，向媒体和相关部門求助。

2001年，有志愿者在闵行吴泾镇的吴泾公园里，见到貉在黄浦江边划水。

2003年和2004年，先后有人在闵行安宁路“下岱名墅”二期工地、闵行颛桥丰顺路的一处工地发现貉。

2010年，闵行新梅莘苑的居民看到了一大两小的貉一家子。

2012年，上海动物园内的一片荒地上一下子发现了13只貉。

两年以后，那里的野生貉数量翻番，达到了30只左右，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貉种群。动物园和教育机构还专门组织了夜间观貉的亲子活动。

与此同时，貉进小区的新闻越来越多了。2013年，青浦徐泾派出所民警发的微博被全网围观：“全中国警察接警接到熊的就我一个了吧！”

原来，银涛高尔夫别墅的一位业主在雨夜好心收留了一只小貉，仔细观察后，把它当成了小熊，赶紧报了警。

同一年，闵行罗秀路1980弄西班牙名园小区也发现了貉，引起居民围观。

2015年，闵行虹梅南路1111弄燕南园小区出现了二三十只貉，而且表现有点高调。

据物业员工称，前一年秋天，监控就曾拍到过每天上半夜，成群的貉排着队进入小区，游到河道里吃鱼，快天亮时又排队出小区。

这一年，貉群越来越庞大。每天晚上，小区里的貉会与外面的貉隔岸“聊天”。“以前后半夜巡逻遛狗，今年变成遛貉了，它们就跟在人身后，人走一步，它走一步，人进一步，它退一步。”2017年、2018年，闵行春申万科城小区和春申府邸先后有貉被目击。

一直到近两年，不仅貉的数量激增，栖息地扩散，松江米兰诺贵都、蔷薇九里小区还先后出现了貉与人之间的冲突事件。

4

为什么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会发生“貉聚变”？

一方面，这其实说明上海的城市生态环境在变好。

截至2020年底，上海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高达40%，不仅有森林公园和湿地，还建起了绿带、街心花园、口袋公园等生态空间，让野生动物有了栖息之地。

而另一方面，貉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。在野外，貉生活在小山、丘陵上，所以才有了“一丘之貉”这个成语。

但在自然界，它是一个“弱鸡”一般的存在：碰到豹猫、狐狸打不过，碰到狼赶紧跑，豺可以把它一窝整个吃掉。更不用提面对虎、豹之类的森林王者了。

而在城市里，貉突然没有了这些敌人。它们通过取食人类丢弃的生活垃圾寻找到了更简便易得的食物来源。

藏身环境也从洞穴和树根，变成了居民别墅阳台下面的裂缝、墙体的空隙、储藏室、桥墩的裂缝、煤气管道、废弃的下水道等。

“貉是主动进城的。”王放说，“为了适应城市环境，这一物种身上看到了很多生物学上的适应性变化，比如体型变小、攻击性降低、饮食习惯中加入了更多淀粉类食物等等。”

今年，王放和他的团队观察到了三只母貉轮流为一只小貉哺乳的情景。此前，他们还观察到了成年貉之间的合作行为。

被认为是独居动物的貉，很可能正在出现某些社会性动物的特质。

在野生哺乳动物种类稀少的上海，貉能“脱颖而出”，出现如此爆发式的增长和扩散，是许多研究人员万万没想到的。

在此之前，另一个本土物种狗獾曾被寄予厚望。

然而上海目前野生狗獾的数量仅有约30只，最著名的一窝“钉子户”——2019年，奉贤世界外国语学校在建设时，意外发现工地上生活着一个“狗獾家族”，至少有12只野生狗獾。

为了它们，耗资6亿多的建设项目停工两年。

今年年初刚刚传来消息，奉贤区将耗资1200万元，在原来狗獾生活的南面造一个新基地，启动狗獾种群自然引迁项目。

“在上海，狗獾的数量没有出现增长；小灵猫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行踪不定，今年我们团队才在江湾观测到两只；豹猫消失了……这些动物对环境比较挑剔，城市不是它们最好的栖息环境。但貉实在是不挑。”王放说。

除此之外，这两年的疫情也为貉的繁衍和扩散创造了机会。

2月至4月是貉的求偶繁殖期。去年初春，上海的街道上突然没有了人和车，许多以前对貉来说不能通过的地方都可以通过了。

小貉在4月出生，也是城市比较安静、安全的一段时间。所以这一届小貉对于人的害怕程度、对于城市繁忙程度的判断，与它们的父辈不太一样。

5

正在上海发生的“貉扩散”，让王放等研究人员都感到吃惊。

“研究貉很辛苦。松江、闵行、青浦等貉出没的地方，我们从杨浦的复旦大学开车过去要1个半小时。我们开玩笑说，要是有一天能在复旦研究貉就好了。”他说。

然而就在去年12月，五角场有市民看到了貉。

“这个位点距离我们之前记录貉最近的位点有5公里以上。”王放说，“而且去年夏天，我们在做其他调查时去过这个小区，当时反复访谈过，是没有貉的。”

“貉在进入冬天的蛰伏期之前，迅速扩散到了五角场。”

而它们还没有停下脚步。今年5月，又有市民在江湾目击到貉。

王放说：“从西南面的松江到北边的江湾，几乎横跨了上海。这个扩散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”

“现在我相信，将来有一天真的可以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看到貉。这件事情正在发生。”在上海，有超过300台红外触发相机，正在日夜记录着野生动物的分布和变化。加上GPS跟踪定位项圈、红外热成像调查

仪器等越来越多的设备和方法，林业部门、研究人员、环保机构和大量市民正在共同拼凑起貉在上海的生存状况。

短短几年间，貉从上海西南部地区一个较小的区域向四个方向扩散，尤其是向城市的东部、北部，在松江、闵行、浦东、杨浦、青浦、奉贤等各个区域快速增加。

目前至少有超过150个上海社区有貉的分布，而且潜在有貉的社区会超过这个数字。粗略推算，在上海，貉的数量很可能在3000—5000只。

很多市民关心的是：貉有攻击性吗？王放表示，以上海的经验判断，目前貉没有展示出对人任何主动攻击性。

但是当貉可以得到来自人类的主动投喂时，它们的数量会不可避免地激增，而行为上也会出现主动靠近人、同类之间彼此撕咬、皮肤病、噪音污染等负面变化。

去年7月，王放在松江的米兰诺贵都小区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。

夜晚，数十只貉发出此起彼伏的尖锐叫声，相互撕咬，争抢猫粮，甚至与宠物狗、居民发生了冲突，仿佛发生了“貉变异”。

在现场观察后王放发现，小区里有居民投喂这些野生貉，大量的猫粮堆得像小山一样。“这个小区就像一个黑洞，吸引了周边的貉往这里聚集，到了饭点就来吃饭。”

为此，上海市开出了第一张野生动物狩猎证，将小区内的貉捕捉后安全转移到了野外环境。

停止人为投喂后，王放数次回访过这个小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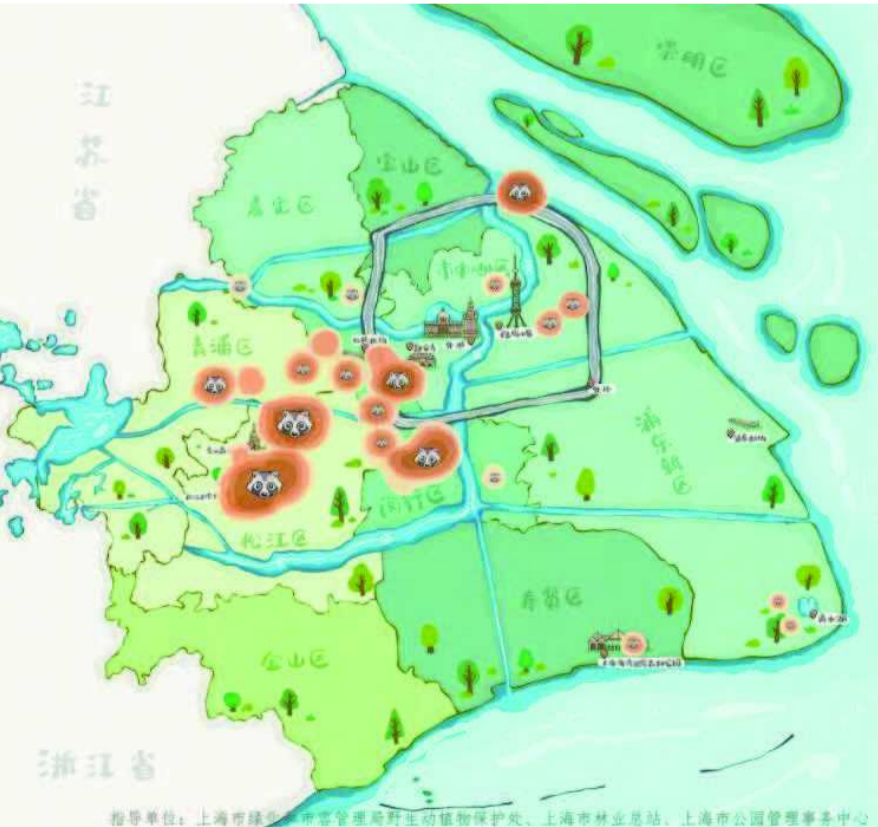
“到第七天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小区里见不到貉主动接近人了。”

所以，不投喂野生动物，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法则。



成群的貉争抢猫粮

/王放



另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是：作为野生动物，貉会携带病毒吗？

坏消息是，理论上说，作为犬科动物，貉是狂犬病的潜在宿主，还有可能携带疥癣、犬瘟热、细小病毒等。

好消息是，貉在这方面的风险不会比小区的流浪狗流浪猫更高。

6

那么，貉在上海的数量会无休止地增长吗？

今年，王放和团队在上海调查了200多个小区，其中129个小区是去年发现有貉的，100个小区是新增加的。

结果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这些小区中，有150多个小区发现了貉；与去年相比，貉数量增加的有52个小区，而貉数量减少的小区也有52个，增减各半。

其中，貉出没的重点区域松江，有三分之二的的小区貉在减少。反而是周边的青浦、闵行，貉在快速增加。

王放分析：“这与松江林业站从去年开始做了大量宣传有关，人为投喂被控制了，垃圾分类也做得更加到位了。”

这项调查带来的信息是，在上海，貉的数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会增加，但它是有上限的，也是可以得到控制的。

相比貉在上海的整体数量，研究人员更关注的是貉的密度。

“因为上海太大了，适合貉生活的环境有很多。”王放说，“局部的密度才是真正影响市民的。”

去年在米兰诺贵都，8公顷（1公顷=1万平方米）的小区面积中，至少有50只貉，最高峰有60—80只，因此出现了抢夺空间的行为。

王放认为，对于市民和貉来说，每公顷在1只以下，很可能是比较安全的数字；每公顷超过2只，是一个值得预警的数字；每公顷超过5只，很可能就需要紧急的处置。

“在我们发现貉的150多个小区里，其实有接近一半的小区，里面居住的大部分居民甚至不太清楚自己小区生活着貉，感受不到它们的影响，我觉得这种互不打扰的状态是最好的。”而另一种人与貉和谐共处的状态出现在松江的御上海小区。

这个小区里有三个很大的假山，充满了缝隙，几个貉家庭就生活在这里。

假山周围环绕着灌丛和小树林，这使得人能够看到貉，却又被隔开。

小区里有几位居民是上海植物园的工作人员，其中还包括植物方面的科普大V。他们在业主群里营造了正确对待野生动物的文化，比如不能投喂，不应该害怕，但也不能驱赶。

“我们去看貉的时候，经常有居民主动过来跟我们介绍貉，或者跑过来跟我们说，千万不要把它抓走。”王放说。

“这个小区是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——在大尺度上允许野生动物跟我们共存，在小尺度上又给貉划出了合适的生活空间，维持自然的生活状态。”

如今不仅是上海，从苏州、无锡，到南京、杭州，整个长三角地区都能看到貉的身影。今年，它还出现在了遥远的武汉。

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研修生武亦乾的话来说，“在日本天皇的皇居、韩国首尔的宫殿、南京和上海的闹市，貉靠着自己什么都吃、哪都能睡、昼伏夜出、智商在线等特点，成功横扫东亚，留在了城市的夹缝中”。

放眼全球，德国柏林的野猪，英国伦敦和布里斯托的赤狐，美国的浣熊……当生态越来越好的时候，野生动物进城给各大城市带来了困扰。

王放认为，随着中国城市环境的不断改善，必然有一天赤腹松鼠和金花鼠、貉和赤狐、刺猬和野猪也可能带来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。

“过去一次次的经验和教训证明，投毒、扑杀这些措施，都没办法控制适应能力强大的动物，只会引起连锁的生态灾难，带来更难以收拾的后果。”他说。

“找到办法让野生动物与人类在城市环境中共存，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，也是一项长期的挑战。”